



Handwritten scribbles or marks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of the page.

A small, white, irregular mark or smudge located just above the seal impression.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

重頤頤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

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頤頤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

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

為此解重黎為帝嚳高辛居入正吳氏之後重黎為火正知此重

黎即彼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共

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

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

人圻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乎達學諸

余亦九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外降六代數千年

問送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圻而

生禹簡狄胥淵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視黃初五年汝南

母云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一端藥以常理平詩云不并不副無

災無善原詩人之美共無害也○素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

而遇災善者故美共無害也○素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

曰其長一曰昆吾漢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曰昆

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二曰參胡世本

胡者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漢翻曰彭祖

本云三曰彭祖是為彭祖莫翻所云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日會

也○索隱曰求言名也姓姓所出會國也五曰曹姓世本日曹姓者

人宗忠曰求言名也姓姓所出會國也六曰李連世本日李連

忠云安客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六曰李連世本日李連

連名也草姓諸曹所出也六曰李連世本日李連

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

世滅彭祖氏李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

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邦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李連之苗裔

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能狂生熊

繹能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能繹於楚蠻封

以子勇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兩楚子能繹與魯公伯禽

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俱事成王能繹生熊艾能艾

楚世家

生熊烈索隱曰熊烈與熊烈同字亦作烈也熊烈生熊勝能勝以弟能

揚為後索隱曰熊揚又作揚能揚生熊渠能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

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能渠其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

庸杜預曰庸揚粵地名也今音越至于鄂能渠曰我

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益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

庸杜預曰庸揚粵地名也今音越至于鄂能渠曰我

○索隱曰有本作敷紅音費紅從下大能費紅少子執疵為越章

王無執字越作就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能渠

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能毋康康之長子毋康早死能渠卒子

能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能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

能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能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

康既早亡摯紅立而被延殺故能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

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能嚴為後能嚴十年卒有

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少子季徇隱曰

索隱曰

涇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宗以左禪之與相公盟相公數以周之賦
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內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京隱曰汝南二十六六年
成莫徐廣曰年表及他本三十二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
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
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
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
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
穀杜預曰齊魯盟齊相公之子雍焉齊相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莫莫不祀祝融而棄故也後莫在巫山之陽稱歸鄉是也
○素隱曰譙周作咸歸歸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
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
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

商木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且商臣蠢蠢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之王不聽

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

也告其傅番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餐王之寵姬姬當江芊而勿

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

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殺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

食能蹕而死杜預曰能掌雞熟異不聽丁未成王自殺殺商臣代

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

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杜預曰六

六縣參國今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

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

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曰有鳥

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二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太說是歲沸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勞楚王以禮也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豕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桀有亂德鼎遷於般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商曰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昔成王定鼎于郊鄆有郊鄆百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維北山名首師鄆謂田厚鄆故以名焉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

楚世家一

越人成說之王恐誅及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舒姓六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杜預曰舒姓六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曰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入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杜預曰鄭城門何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未服為目也曰孤不天下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色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志厲宣相武杜預曰周厲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故事君孤之願也非敢所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良潘厖入盟子良出質潘厖楚大夫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

○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齊之楚子聞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子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要左傳作豐是為鄭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映子比子皆棄疾鄭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鄭敖曰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鄭使從禮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子曰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觀杜預曰河南陽翟有鈞臺坡商湯有

亳之命曰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

乾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

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相

公杜預曰櫛櫛會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

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紂為黎山之會

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

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侯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

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

我其君慶封其黨故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輝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

十年召蔡侯酈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

恐吳左傳曰使湯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

及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

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昔我

先王能釋辟在荆山露藍萋徐廣曰華一作暴朝案服虔曰華

則萋藍以處草莽服虔曰林服虔曰草行日以事天子惟是挑弧

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今鄭人

貪其田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受田

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

城有東不羹襄賦皆子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

善言占事焉十二年去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從殺蔡大天觀起索隱曰

起名起子從亡在吳音于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

常壽過而作亂為吳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

世家

見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襄川鄧遂入

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哲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

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

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石尹曰左傳曰右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王

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

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

欲入鄧服虔曰鄧楚別都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傍惶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過其故銷人韋昭

故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

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

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

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

人於章華之宮

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
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
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
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亦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
疾使舩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
王比及令尹子哲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此謂棄疾
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哲遂自殺
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
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
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
吳潘子司馬督平王謂觀從然爾所欲欲為下尹王許之賈逵曰
大宮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
稷而陰與巴姬共王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
日兩足各跨壁靈王附加之子比子哲皆曰遠之平王幼抱而

再拜壓紉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
為王十餘日子哲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
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服虔曰謂國人
而賈之人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內當與誰共同好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一人也杜預曰有人無主二也杜預
有賢人當須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
內主為慮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游皆非楚之士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
矣杜預曰無費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為羣
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
人無一王虐而无忌死所畏忌杜預曰王暴虐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
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民心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服虔曰皆庶子而由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
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
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
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如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費佗
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有馬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
民不恤棄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
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
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傳作无極極忌
禮相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
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

楚世家

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心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
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
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日夜讒太
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
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
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
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
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
若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
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
節憂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
而於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
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
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

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
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
子建母在居巢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
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
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
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
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史記誤也十二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
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
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
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
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
奔楚公子掩餘奔奔楚楚封之以打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

吳世家

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
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公共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
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
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知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
郢春秋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
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昭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
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
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
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
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昭王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
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楚地也會
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
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

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

北徙都郢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頓地志曰頓子國滅胡

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

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昭

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

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

弗聽卜而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

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

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

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

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

子讓群臣巨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

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杜預曰閉塗在廣迎越女之子章立之

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擲

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

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以勇力死士石乞等能殺

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在郢欲弑

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白公

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

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

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

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

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杜預曰閉塗在廣迎越女之子章立之

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擲

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

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以勇力死士石乞等能殺

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在郢欲弑

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
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
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立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年歸榆關于鄭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
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索隱曰地各今
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
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
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
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
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
嘗君父田嬰欺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
女楚故去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子嬰之同族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楚世家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後博其士卒以與王
遇○索隱曰傳音勝亦有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
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
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
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各在河東又移兵而攻
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
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日願聞楚國
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
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
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貴令尹中景尊日請得譬之入有
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
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
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

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
加矣冠音同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
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
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
儀與楚齊魏相會盟盟齒祭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
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魏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
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
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
闈之所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儀之所
其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秦隱曰和謂是以齊為之楚
不得事主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闈之所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
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
今順陽郡南
及高陽孔震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於丹水俱歸

梁世家

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
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
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
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
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
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
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秦
隱曰兩國
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
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
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
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
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
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
伐齊是我亡於秦秦隱曰謂
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

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
 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
 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
 重屈匄裨將軍逢侯卬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
 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
 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
 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
 其心於子柰何張儀曰巨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
 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
 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
 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
 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
 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
 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儔楚

懷王

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心存矣夫入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奉書
 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
 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
 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前二
 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行字世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按一
 十年取武遂二十五年歸武遂
 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
 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
 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
 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
 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
 周室以察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
 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
 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自萬也且王欺於張儀土地漢
 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曰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擣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音七余反而秦之武在潁池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音七余反而秦之武在潁池遂上之七十里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自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時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擣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韓之重擣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

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公平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趙將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閻楚太子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將唐昧取我重立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三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土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秦昭王詠令一將軍

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右共風韻

城縣故咸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

曰秦詐我而又疆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

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

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

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潘王謂其

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此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

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

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

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

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主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

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

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下析又

楚世家 懷王至頃襄王

懷王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

以求歸趙主父在代案昭曰主其子惠王初立行三事恐不敢

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

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

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

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

王之帥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案昭曰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

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

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

會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騶鷹羅籠徐廣曰品靜曰籠野鳥也音

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

秦魏燕趙者其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鄒費邾邳者羅鷩也○索隱曰邾邳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辭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園之東○索隱曰魏也射音石解魏左肘音紀買反解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

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靖繳蘭臺徐廣曰音爭蘭一續紫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

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以若新繳徐廣曰繳音落音播○索隱曰射罽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

獨還音官蓋一作益蓋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齊北○盧縣曰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罽音畫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

東莒夕發俱立徐廣曰夜加即壺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

亦橫為午道蓋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

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竟大也三國布弢徐廣曰音如也弢音式鼓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曰於燕之遼東而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紫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

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蘇林曰魏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以若新繳涉郢塞徐廣曰城夏

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野鄧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頭中國○索隱曰

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

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

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宛王之曾孫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天弑共主臣世君天下共所宗也世君謂周室代代君於天下為大國不親以衆為實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者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百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蹇鄒魯之心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蹇坤心交絕於齊齊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動兵雖無攻

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為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易而刑大也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也則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廣曰夏二十三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秦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三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一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

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系棟知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翰廣曰南郡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中字誤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十二年趙有新市中當為市也秦攻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悼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二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二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蕪索隱曰蕪音二音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破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孫檢曰秦虜楚滅去楚名以楚地為郡

郡○索隱曰表注蕪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應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文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變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鸞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華路藍縷及通而霸借号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園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紆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襄南土

楚世家第十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事在大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諱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口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椒音持椒音佳本又作秋音泗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杜預曰會稽山也○索隱曰會稽山在越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

本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

天與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素隱曰定傾者與人

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素隱曰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

成○素隱曰國無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

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韋昭等解忍非

以遺之不許而身處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後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膝

行頓首曰君王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

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索隱曰燔音焚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

女寶器令種間獻吳人宰獻○索隱曰獻音進於是勾踐乃以美

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索隱曰燔音焚吳王曰

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傷吳兵者必賜金百兩

豁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禍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避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於種○索隱曰種音鍾良臣君反國將

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索隱曰會音會指也喟然嘆曰昔

終於此乎種曰湯擊夏臺文王囚羗里晉重耳奔程齊小白奔莒

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

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

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弔死○索隱曰弔音吊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

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

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

稽音諧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

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國新流亡今乃復殷

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鷖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

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

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
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
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
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齊魯哀十一年願玉釋
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齊魯哀十一年願玉釋
○索隱曰國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
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
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
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
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
伍負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
已而有功用是及怨王王不備伍負負必為亂逢同共謀讓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負
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冷而
父霸索隱曰而汝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子我

我不受也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

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溫

以鳴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

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

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黃書云流習五

戰任為卒伍教士四萬人子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是也故孔

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

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齊師北預云

君子所都邑之士有獲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

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吳師敗遂殺太子吳告

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

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

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樓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

疆立。○索隱曰：蓋無疆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

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

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

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

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

所重。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

地以聚常郊之境。蓋田文所封之邑郊故郊國二邑皆齊之南地

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枌郟宋胡之地。徐廣曰：枌郟

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邑。索隱曰：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

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

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

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

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晉之失不自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

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

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

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

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

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

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枵也。○索隱曰：復

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脫字耳。當當作

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

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主其敝可以伯然而不

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

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具地至浙江北破齊

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具地至浙江北破齊

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具地至浙江北破齊

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與子無義。於徐州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役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不得舞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閻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閻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也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人。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善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敘不友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吳也。韋昭曰鴟夷華裳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

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又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齊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楫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

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

貧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
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
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
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
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
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
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
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
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錢賈逵說云虞夏
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
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
之三錢賈章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
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
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
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
能換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

越世家 范曄

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
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
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
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
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
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
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願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
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徐廣曰狡豈
一作郊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各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
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
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
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家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

云是越之
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定九州至
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
尊周室號稱霸王一作廣曰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
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平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構李之
役闔閭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
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其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史記世家四十一

史記世家 范蠡

鄭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太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

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二年初縣

滅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各為鄭耳至秦之時鄭是鄭武

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為縣也地理志

立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

為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曰周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號鄭徐廣曰號在成皋鄭在密縣號

姓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號或恃勢鄭仲待險皆

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鄭之君

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鄭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

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

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其說蓋異此

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

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與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

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

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索隱曰唐若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

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反

唐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

王城唐而國大叔故因以稱唐叔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

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號郟果獻十

邑虞翻曰十邑謂郟鄩補月依喉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

大史伯曰若克二邑舉郟補月依喉歷華君之上也虞翻注皆

依國語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

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索隱曰誰周太

古史失其名太史公稱舊失而支記之耳所以知其然者按下文

其孫昭公各忽厲公各突皆自孫與相同各乎當是舊文雜記昭

厲公突之各突誤以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與世家

日年表云十四年生曆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

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預曰今策陽京縣杜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

公曰武姜欲殺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

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於是莊公

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賈逵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

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賈逵曰有獻於公

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

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

宋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

馮于簞及王崩周人討其殺公政夏四月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

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

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

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
禮不蔽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

榜許田○索隱曰許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初者鄭所受也祭

其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相王率陳蔡虢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

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

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

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

子皆君也所謂二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

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

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

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

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可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

史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

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昆為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出

之際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二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

祭仲何惡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宋忠曰

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

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

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

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

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

鄭世家

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

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
 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即及首止近鄭之北杜預曰首止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止鄭
 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
 為公子之時其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
 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處
 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
 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歸云高渠彌
 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氏以鄭子各
 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
 仲死十四年攻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
 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傳瑕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
 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
 釋復入即位此與外紀關於鄭南門中內此死居六年厲公

鄭世家一

突役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
 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
 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
 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
 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
 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
 卒子文公躒立索隱曰躒有在櫟反本云厲公初立四歲王
 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云凡二十八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
 相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
燕南夢天與之蘭賈志曰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儵南燕祖也以
 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子
 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曹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
 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諾

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
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及國立是

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備夜是鄭伐滑○素隱曰左

年齊公十士世也周襄王使伯備請滑○素隱曰滑音麻左氏王

伯備云二子周大夫鄭文公使惠王之右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

之而厲王不賜厲公諱○素隱曰此晉將報與左氏說異左傳

謂襄王之子之與別將滑也又○素隱曰此晉將報與左氏說異左傳

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

文公居上手紀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

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許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

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

夫人龍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既○徐廣曰一作殺○索隱曰

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特請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

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鄭人放詹為後鄭文公恐不敢謂叔

鄭世家

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

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

公曰心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

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

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甘預曰姑姓之其後當有興享

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

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

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

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質以鄭情賣之秦

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楚太

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

士不與其御牟惎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

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更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

春楚獻鼈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子公之食指動

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鼈羹子公

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且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羹子公怒。

洙其指。左傳曰：赤 甯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

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

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 去疾之兄也。於是

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

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

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

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

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閏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

入自皇門。鄭襄公內袒擊牛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

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

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

鄭世家

之地。何休曰：境不生五穀。使復得政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坐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二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

自郢至此，士大夫亦少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

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

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

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

車，車所以窺 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

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無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

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

無損。服虔曰：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

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母忘盡忠得死
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楊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
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曰劉音秘鄭本一作弗悼公元年
無公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輪於楚自訟音公選反
訟不直楚囚輪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輪私於楚子反子反
言歸輪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輪是為
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
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
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其四月
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
十年昔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鄭
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
洧上。服虔曰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索
隱曰暉音紆粉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
反左傳作廢原

鄭世家

厨人藥殺釐公。作廣曰年去子趙諸侯曰釐公暴病卒在釐公
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
駟覺之友盡誅諸公子二年晉厲公鄭與盟晉去又與楚盟子
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
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
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
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
使者十一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
簡公死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寧邑。服虔曰子產讓受其三
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
遇季子二十二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
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
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取問對曰高

辛氏有二子長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林曠大也不相能也曰操

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臧善也遷闕伯於商丘主辰商地服虔曰大商主祀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大夏在汾水之

夏今晉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實沈曰唐人也當武王邑姜方娠大故

夢帝謂已實沈曰唐人也余命而子曰虞虞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國大救焉故參為晉星實沈曰唐人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虞子曰昧為玄冥師玄冥水神也宣分洮洮水名

生允格臺駘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業其官也宣分洮洮水名

洮水名障大澤障大澤水名以廋太原太原晉陽也臺駘臺駘兄弟也

居晉用嘉之國之分川分川水名沈如虜黃實守其祀實沈曰唐人也

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實沈曰唐人也由是觀之則臺駘分洮神也然

鄭世家

三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苗榮之服虔曰若水旱則苗榮

榮山川之神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榮之若君疾飲食

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

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疆又朝楚子產從二

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

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元年楚公子棄

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

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甲子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

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讓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

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

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弟十三年卒子聲公勝左當是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

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

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
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弟子
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
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恠表云三哀公八年鄭人弑
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
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
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
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韓景侯二十二年韓趙魏列為
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
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之為君是為鄭君徐廣
本云立繻公弟陽為君是為康公八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鄭君
陽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九年因云鄭康公立為韓所滅鄭君
立二十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

世宗

哀公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有瑕是也甫瑕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昔而殺之此與晉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襄公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號鄭獻
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
囚叔瞻戶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益

史記第四十一

國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and horizontal lines, typical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ledger or record book. The text within the table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image quality.

